



吳守禮 (1909 ~ 2005)

台灣閩南語研究的導師

歐素瑛 撰文 / 國史館協修



壹 家世與求學

吳守禮，字從宜，台南人，1909年3月17日生於文風鼎盛的台南府城，為台南市資產家、文人吳筱霞之次子，尚有一兄、二姊、一弟。父親筱霞公酷愛詩文、好交友，生前曾周遊中國、日本，曾受教於進士許南英門下，並將台南故居「吳園」的嘯霞樓提供許南英作為寓居之所。因家中經常詩人聚集，吳守禮耳濡目染，自小便習漢文、吟童詩，培養出對漢詩文的喜好。長兄吳守權八歲時至日求學，年長後為日本三井會社的高級人員，因熟悉南洋事務，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帶領公司人員前往南洋出差時，所搭船隻遭美軍潛艇擊沈而喪生於琉球附近海中。大姐吳湘蘋適醫師翁俊明，戰前翁氏曾前往中國創立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為首任省黨部主任委員，戰爭結束前在中國去世；二姐吳楚蘋適台南縣柳營名紳劉明哲，劉氏為台南光華女中首任董事長。么弟吳守經九歲時至中國上海求學至大學畢業，戰後始返台，服務於中國廣播公司至退休。

相較於長兄和么弟分別前往日本和中國求學，吳守禮求學時家道已中落，無法到日本留學，只好留在台灣，自幼跟著父親學習《文學初階》、《唐詩三百首》、《尺牘如面談》等啟蒙書，深受父親之薰陶和喜愛。1919年，吳守禮10歲時喪母，父親調至台中擔任支店長，舉家遷至台中，最後定居員林郡坡心庄（今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新館郡山館，吳守禮進入台中公學校就讀，四年級時轉入台中州員林郡坡心庄舊館公學校。1922年，考入台中州立第一中學校。畢業後，於1927年考入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由於吳守禮患有輕度紅綠色盲，無法讀理科，基於個人自幼對文學之喜好，遂選讀文科乙組，以德語為第一外國語、英語為第二外國語，同年考入之台籍生僅有3人。1929年，20歲時，奉父母之命與黃梅治女士結婚。

1930年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直升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主修東洋文學（即中國文學），是該校第三屆學生。講座教授久保得二（1875～1934）為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畢業，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代聞名的詩翁，以元曲研究獲得博士學位，專研詩集、戲曲；助教授神田喜一郎（1897～1984）



為京都帝國大學支那史學專攻畢業，博學多才，兼及經學、文學、藝術等，尤擅長考證學，兩人各有所長，但因吳守禮聽不慣久保教授的東京腔，所以不敢碰他的詩文，乃跟隨有著一口標準日語發音及諄諄善導的神田教授學習，養成「以經證經」、「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嚴謹治學態度，從此與考證學結下不解之緣。期間，亦曾受業於著名的漢語、閩南語、南島語學者小川尚義，學習語言學，接受完整的語言學訓練。課後，經常前往神田教授位於中山北路的宿舍，聽其談論京都學界現況、學習研究方法等，獲益匪淺。

1933年，吳守禮完成〈詩經の文法的研究—主とに一二虚詞ついで—〉之畢業論文，自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畢業。當時吳守禮雖擁有日本文部省頒給之中學教員資格，卻因差別待遇而無法任教職。1934年6月，久保教授因腦溢血去世，同年11月，神田教授升任講座教授，12月以台灣總督府在外研究員之身份赴法、英兩國留學，而吳守禮則為神田教授留任副手，1938年赴日。大學期間，以延陵、從宜、吳芳雲、吳守樸為筆名，經常在《台灣新民報》、《南方土俗》、《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科研究年報》、《台北愛書》等報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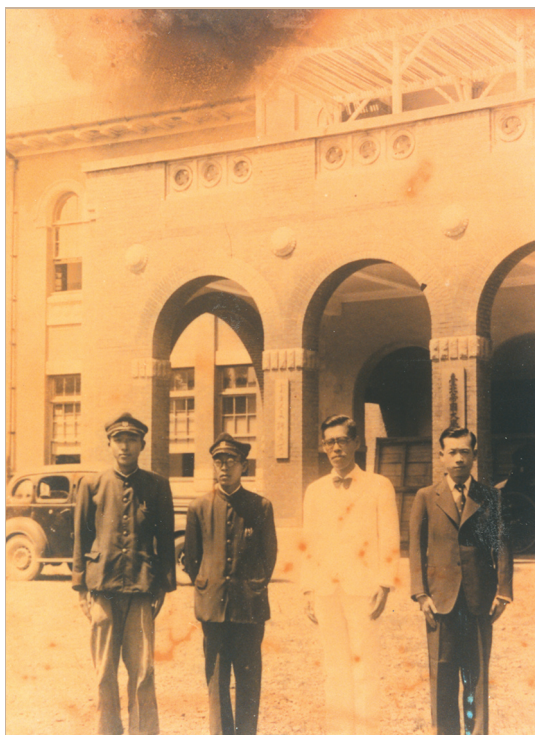
雜誌發表論著，如〈從宜諺曼筆〉、〈關於中國劇的演出〉、〈古籍保存管見〉、〈唐代以後之福建廣東人詩文集目錄〉、〈從宜綴學〉、〈布袋戲與傀儡戲〉、〈陳恭甫先生父子年譜附著述考略〉、〈王靜安先生的學問及其影響〉等文即是。

貳 東渡日本及戰後協助接收台灣大學

1938年10月，因受日人差別待遇遲遲無法升任正式教職，經恩師神田喜一郎教授推介，東渡日本，轉赴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今京都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任囑託。期間，一面學習北京話，一面參與京都大學中國語文學教授倉石武四郎主持之中國話辭典資料的翻譯工作，1940年8月翻譯林蘭原著《閩粵民間故事》之〈雷賣的董仙人〉（頁1~174，日本創元社出版）；1941、1942年間受託協助翻譯標準語辭典、國語辭典及王雲五《國語大辭典》；1942年翻譯林蘭原著《動植物故事》之〈紅芯的人參（紅蘿蔔）〉（頁1~264，日本筑摩書房出版），皆署名神島倉吉，開啟其日後研究閩南語的契機。

京都公餘，吳守禮亦積極進修，前往日本目的在學習標準國語，當時適值中國國語運動初期，國音常用字彙剛頒布不久，研究所內有位旗人戲曲專家傅芸子開授北京話，遂和圖書館主任兩人聯袂請益，每週上課兩次；此外，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和歷史學研究室的教授、助教授及助手們每週舉辦一次讀書會，名為「共同研究」，當時「經學文學共同研究」正在研究元曲，校戲《尚書》，之後曾出版元曲選注兩集，吳守禮也去旁聽，並研讀中國國語學相關文獻，為日後的研究工作奠定良好的根基。1942年，朝日新聞社籌劃出版《亞細亞語學叢刊》，邀請一批語言學者分別以各自所熟悉的語言撰稿，吳守禮受日本中國文學權威、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教授吉川幸次郎之推薦，撰寫「廈門話」部分，當時雖自覺力有未逮，但因不懂推辭，仍勉力為之。後來因為返台就任新職，計畫乃暫告中止。

1943年4月返台，擔任台北帝國大學南方人文研究所囑託，負責中文日譯工作。當時台灣總督府決定編纂《南方大系》叢書，以台北帝國大學教授為主



於南方人文研究所當助教（右一）與老師合影。
圖：吳昭婉女士提供

要研究人員，吳守禮負責的子題為有關福建、廣東地方誌目錄的調查，包括台灣總督府附屬圖書館接受福州東瀛書院委託保管之福建省地志雜誌及其他學校機關之保存狀況等，使得吳守禮開始對閩南語言研究產生濃厚興趣，在讀了客家研究開山祖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客家的方言》等著作後，有感於閩南人始終沒有一部研究自己母語歷史的著作，於是趁著收集翻譯資料之便，查遍台大及總督府圖書館所有關於閩南語的資料，以期日後能夠著手研究著述。期間，陸續於《民俗台灣》發表〈廈門的地理的環境及沿革〉、〈語言和習俗〉、〈評「支那民族的形成」〉、〈台灣羅馬字和基督教宣教師〉等文。

1945年2月，為避開美軍轟炸，吳守禮乃攜眷疏散至景尾（今景美），後因景尾也遭到轟炸，再疏散回彰化埔心舊館老家。疏散期間，仍潛心著述，完成〈福建語研究導論—語言與民族〉的日文稿，就在準備將完稿寄回台北的前一天，即8月15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這一篇以日文撰述的有關閩南語史的論文乃暫時束之高閣，至1949年始完成以中文撰述的〈福建語研究導論—語言與民族〉。9月，吳守禮返回台北，見戰爭期間台北帝國大學因嚴重轟炸而殘破不已，整排的研究室、圖書室的門戶洞開，舊書店出現公私的藏書。同時隨著日本的戰敗，大學面臨接收和改組的命運。接收期間，吳守禮身兼兩種身分，既是被接收者，又是新大學聘任之代理接收委員，協助接收校本部和法、醫學院圖書館清冊，計接收圖書474,289冊。圖書館、文學院、醫學院等單位之校產，亦皆由吳守禮清點移交、保管守護，接收工作才得以順利完成。

嗣後，獲聘為中文系副教授，講授國語。最初因為會說國語，一時成為熱門人物，不出兩、三年，大家都學會國語，但是吳守禮還是繼續教國語，只是對象變成僑生。教學上既無法突破，遂專心閩南語研究，因不懂奉承巴結，以致備受歧視和壓制，屈居副教授職位長達 18 年之久，至 1963 年 8 月才升任教授。期間，校長傅斯年（1896~1950）認為教授有兩種典型，一類為專任研究工作的研究型教授，另一類為專任上課的教學型教授，兩者各有所長，缺一不可，也因此吳守禮才能只教國語、國文課程，並維持研究工作不間斷。他經常自嘲說，教國語賺生活費，以維持台灣閩南語的研究。



二戰後於台大中文系留影的吳守禮。

圖：吳昭婉女士提供

吳守禮的北京話是到日本京都之後才學的，但是字正腔圓，發音標準，加上曾參與國語辭典的翻譯工作，對中國話有深入的研究，是教授中國話的最佳人選。1949 年底，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推行國語為首要之務，吳守禮除在大學講授國語外，也參與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工作，曾於該會雜誌《國語通訊》發表〈殘廢（三幕劇）〉，為翻譯自安得森原著，坪內逍遙改編之醜小鴨故事。當時國語推行委員會為輔助台灣推行國語，曾邀請著名的音韻學專家朱兆祥為方言組組長，負責設計台灣方音符號。台灣方音符號係延續國語注音符號而來，僅增加台語音所用之聲母、韻母、入聲記號和聲調符號而構成，是最簡便的音標法，並於 1946 年頒行，當時主任委員為古韻學專家魏建功。而吳守禮對此亦多有貢獻，其所發表之〈注音符號溯源〉一文，由國語推行委員會提出於 1948 年舉辦之台灣博覽會中展覽，並收入《綜合閩南台灣語與基礎字典》初稿。之後，吳守禮又陸續於《國語日報》、《大陸雜誌》、《文星雜誌》、《台灣風物》等發表〈談「怒」、「喜」、「哀」、「愛」、「懼」〉、〈國語與台語〉、〈國語辭典未收辭彙〉、〈釋「揆」~閩南方言研究札記之一〉、〈「事



情」本字考〉等文，致力於透過官方所頒訂的方音符號來拼注台灣方言，使兩者相輔相成，並藉以保留閩南語言及文化。

參 潛心閩南語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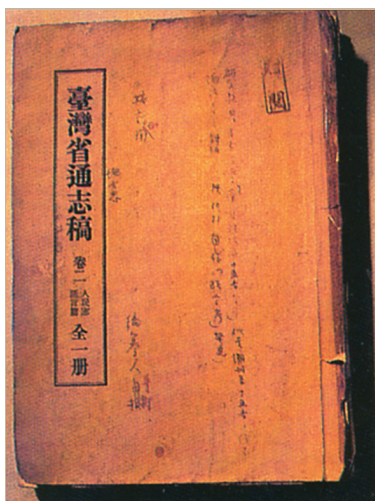
閩南語研究是吳守禮一生最專注、投入最深之工作，為閩南語文獻、古典戲文及詞彙研究之先驅。其自台北帝國大學求學期間即立定閩南語研究之志向，之後，將近一甲子時間持續研究閩南語詞彙，直至去世為止，畢生研究不輟，其中，尤以對閩南語詞素之研究用力最深，為繼小川尚義之後對閩南語研究貢獻最大之學者。在閩南語文獻、閩南語古典戲文及閩南語詞彙等之研究上，均具有開拓性之貢獻。

首先，在閩南語文獻方面。吳守禮是閩南語文獻學家，所收藏之閩南語文獻資料十分豐富。1944年，在台北帝國大學南方人文研究所擔任囑託期間，曾於《民俗台灣》發表〈台灣羅馬字與基督教宣教師〉一文，為其有關閩南語文獻的開筆之作，討論閩南語羅馬字文獻史料；同年，依據台灣總督府附屬圖書館、台北帝大國語國文研究室、語言研究室小川文庫的藏書，撰成〈中國語言學論著年表〉一文，所謂「中國語言」，即指漢語之意，但文中的漢語著重在閩南語相關的文獻。之後，又多次編纂閩南語研究文獻目錄，如〈閩南方言的文獻〉（1949）、〈福建語的文獻〉（1953）及補遺、〈福客方言綜志目錄〉（1955）、〈台灣方言研究文獻目錄〉（1963）、〈閩南語研究近況〉（1967）二篇、〈福建語的文獻簡介〉（1968）、〈從宜先生編著年表〉（1968）、〈台灣方言研究文獻目錄續篇〉（1969）、〈台灣方言文獻目錄〉（1970），共計11篇，對閩南語文獻資料之熟悉實無人能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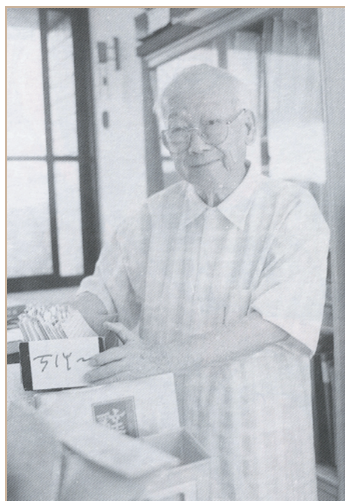
吳守禮第一篇有關閩南語史的論文是〈福建語研究導論—語言與民族〉。該文係1945年戰爭期間的研究成果，原以日文撰述，迨至1949年2月始改為中文，內容包括福建的人文地理、唐以前關於福建文化的記錄與遺跡、福建民族的來源與構成、福建語有什麼特點、從研究史上看福建語、福建語與唐以前的關聯、歷代關於福建方言的記錄、福建省內小方言鳥瞰等，全文長達10萬

字。同時，吳守禮也是最先完成台灣語言誌—《台灣省通志稿·人民志卷二—語言篇》（1954）的人。該書分為序論、音系、語法、方言羅馬字列述四章，是日治時期日本學者研究台灣閩南語的集大成，也是一部最好的台語研究入門書，其中〈近五十年來台語研究之總成績〉一文更是全書精華所在，不過，因台灣省文獻會的審查委員認為「纂述日人著作過多，且研究台灣方言豈須參考日人著作」，而有一大部分被刪除，於是吳守禮乃決定自行出資油印，重新編輯出版《近五十年來台語研究之總成績》（1955）一書。這兩本書廣受學術界和圖書館的重視，成為台灣語言研究重要參考資料之一。1997年，這兩本書終於併為一書，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出版，易名為《福客方言綜誌》，恢復了它應有的完整面貌，並成為該方面最具系統性的著作，深獲國內、外相關人士的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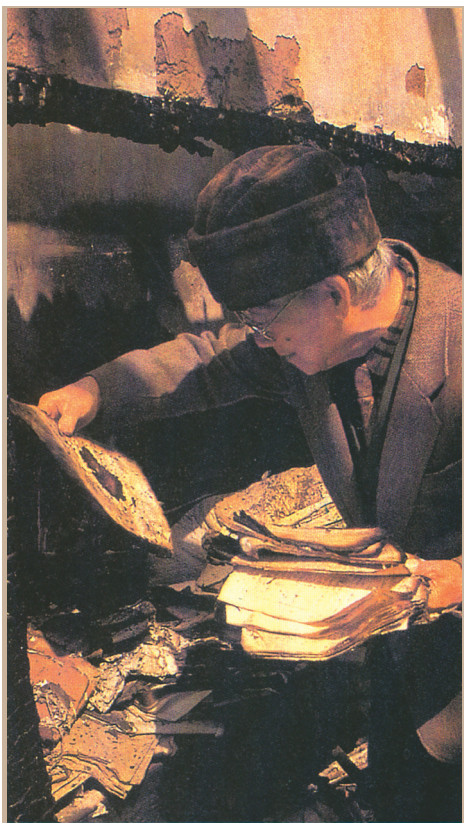
1973年，吳守禮自台灣大學退休。至退休之前，共計發表百餘篇論文、數十本有關語言溯源及正源的書。之後，蟄居美國東岸巴爾的摩，收集閩南方言有關資料，並著手展開台語字典的編纂工作，完成《綜合閩南台灣語與基礎字典》上、下兩巨冊，厚達1,664頁，兼納漳泉文白之音，蒐羅豐富，並且於用字細加考證，務使音字關係無誤，此書於1987年出版，轟動一時，對學界影響極大。1986年吳守禮返台後，仍繼續台灣閩南語的研究工作，一直至其去世為止，未曾間斷。然而，1988年12月7日凌晨，位於潮州街台灣大學宿舍的一場大火，導致吳守禮數十年來四處蒐集的閩南語文獻資料、研究手稿，幾乎全數付之一炬，但吳守禮並不為所困，以80高齡毅然從瓦礫堆中站起來，繼續埋首研究，終於在十餘年後，即2000年7



吳守禮著作之一：台灣省通志稿。
圖：吳昭婉女士提供



正在整理研究書卡的吳守禮。
圖：吳昭婉女士提供



潮州街宿舍大火後吳守禮搶救剩下的珍貴研究文件。

圖：吳昭婉女士提供

月，在家人同心協力編纂之下，完成《國台對照活用辭典》鉅著，前後約花費 22 年時間。

《國台對照活用辭典》全書計收字 12,956 字，收錄國語詞彙約 60,000 餘條詞，（內單字詞約 13,000 條、多音節詞約 47,000 條）、收錄台語詞彙約 60,000 餘條詞，總字數約為 516 萬字，上、下兩巨冊，總頁數為 2,863 頁。較之 1932 年小川尚義教授編輯、出版的《台日大辭典》上、下兩冊，1,887 頁，約 90,000 條詞，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台日大辭典》以日本話標台語音，號稱是七十年來收詞最多的第一大台語辭典，但七十年後，吳守禮編輯完成的《國台對照活用辭典》取代《台日大辭典》，以台灣話為主，為台語研究立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同時，《國台對照活用辭典》採教育部認定的台語方言符號，使學過國語注音的人都能很快掌握發音要訣，並且追本溯源，詳細註解廈、漳、泉音差異，參考資料涵蓋台灣、日本、美

國、英國及中國大陸等之研究成果，只要學過注音符號的人，都能看得懂，是一種最容易學習台語的途徑。

其次，在閩南語古典戲文方面，吳守禮由明清閩南戲曲劇本，包括《荔枝記》、《荔鏡記》、《金花女》、《蘇六娘》、《同窗琴書》、《什音全書》、《宣講戲文》、《閩南語歌仔冊》等的校勘和詞源研究，開啟閩南語古典文學研究的先河，其中以《荔鏡記》的研究最為重要。《荔鏡記》或稱《荔枝記》，內容是閩南潮州最膾炙人口的陳三五娘故事，直至今日「南管」仍傳唱不絕。之後，在師友同好積極相助下，吳守禮陸續由英國、奧地利、日本等國，蒐集到許多善本戲文資料，並逐一校理研究。從 1957 年 9 月起，吳守禮開始發表一系列有關《荔鏡記》的研究論文，最重要者如〈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荔



於書房翻閱研究資料的吳守禮。

圖：吳昭婉女士提供

鏡記戲文研究—校勘篇〉（1961）、〈荔鏡記戲文研究—韻字篇〉（1962）、〈順治本荔鏡記校研〉（1966）、〈新刊增補全像鄉談荔枝記研究—校勘篇〉（1967）、〈順治本荔枝記研究—校勘篇〉（1968）、〈荔鏡記研究〉（1970）、〈清乾隆間刊同窗琴書記校理〉、〈明清閩南戲曲四種〉（1975）及其研究七種（1957~1978）、〈清光緒間刊荔枝記校理〉（1978）等，證明早在四百年前，閩南人就以漢字撰寫閩南語戲本，進而推翻過去認為閩南語「有音無字」之說，因而受到學界矚目。1995年，這些資料由台北南天書局重新排印，分年陸續出版，輯為《閩台方言史資料研究叢刊》十四種，除追

溯閩南語古典文學的研究外，也開啟閩南古典文學研究的先河，深獲國際同行之肯定。

再者，是閩南詞源研究，主要論文收入《閩台方言研究集》（1994）二巨冊，其以上述明清閩南劇本為藍本，深入探討一些較具爭議性或習焉不察的語詞，追究其歷史淵源，並直指疑義。台語文向來有「無一字無來歷」、「有音無字」兩種極端的論辯，而吳守禮則提出一合理論證和客觀探求的路徑，且獲致相當成績。



肆 實至名歸—榮獲總統文化獎

戰後以來，閩南語研究在「中國化」政策下，成為一門最冷門的學問，受到政府和學校當局有意的忽視或壓抑，而吳守禮卻始終甘之如飴，為了讓母語～台灣話（閩南語）能夠脫離有音無字，讓人們活用，默默以超過半世紀的光陰與青春，投入學術領域中最冷門的語音學研究，考證傳統歌仔戲劇本、傳播文本、歷史文獻中的台語運字，尋找台語最可能的注音方式、發音與文字化書寫，默默地走他自認為應該走的路，其毅力、人格風範均堪為社會各界的典範。1996年，吳守禮榮獲教育部獎助漢語方言研究著作的特殊貢獻獎；2001年，《國台對照活用辭典》榮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圖書主編金鼎獎個人獎，同年10月，榮獲首屆總統文化獎—百合獎的殊榮，使得長期被視為地方話的台語有了學術地位，為台灣文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吳守禮賦性忠厚，謙恭有禮，一生奉獻閩南語方言研究，在台語辭典、台閩戲劇語言、台閩詞彙、台語研究文獻等方面的研究，在台灣語言和文學研究上有許多開創之功，且獲致海內外專業人士的高度推崇。在閩南語研究史上，他擔負了由清代、日治至戰後承先啟後的工作，也是戰後排斥方言研究的時代唯一閩南語學術研究的傳人，後來的閩南語研究者許成章、王育德、村上嘉英、鄭良偉、洪惟仁等人無不受其指導支援。他的文獻學研究照亮了終戰前的閩南語研究史，也開拓了現代閩南語學者的歷史視野，堪稱為「台灣語言文獻編纂第一人」、「台灣古典語言文獻研究開創



2001年，獲陳水扁總統頒發總統文化獎—百合獎。
圖：國家文化總會提供

者」。2004年3月，吳守禮因心臟衰竭住進醫院，之後病況時好時壞，數度出入加護病房及接受手術。2005年10月14日，與世長辭，享年97歲。◎

參考文獻

- 洪惟仁（1988）。吳守禮教授的閩南語古典研究。自立晚報，本土副刊。
- 林秀美（1988）。為學問而學問的吳守禮教授。台大校友季刊，第6期。
- 吳守禮（2000）。台北帝國大學與東洋文學講座。台大校友雙月刊，第18期。
- 吳守禮（2002）。我與台灣語研究。收入陳奇祿等編。從帝大到台大。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 楊秀芳（2006）。典型在夙昔—吳守禮教授與台灣大學。台大校友雙月刊，第43期。